

中國科技典籍選刊

第三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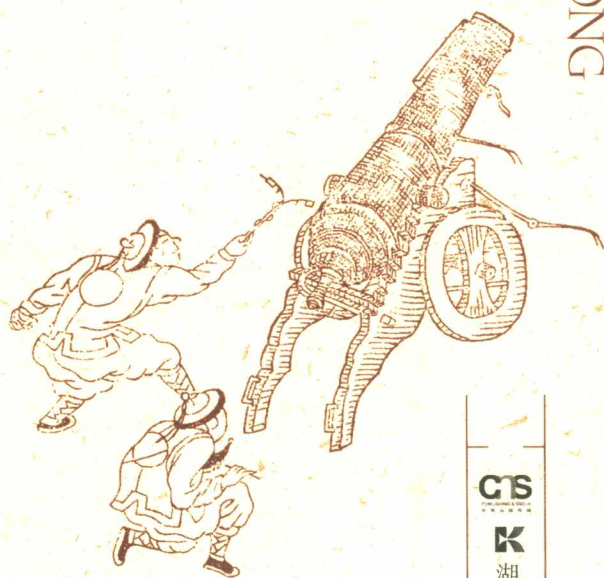
叢書主編：張柏春
孫顯斌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等

明清稀見兵書四種 【上】

MINGQINGXIJIAN
BINGSHUSIZHONG

「明」趙士楨等◇撰 鄭誠◇整理



CBS



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中國科技典籍選刊

第三輯

叢書主編：張柏春
孫顯斌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等

明清稀見兵書四種

【上】



MINGQINGXIJIAN
BINGSHUSIZHONG

〔明〕趙士楨等◇撰 鄭 誠◇整理

C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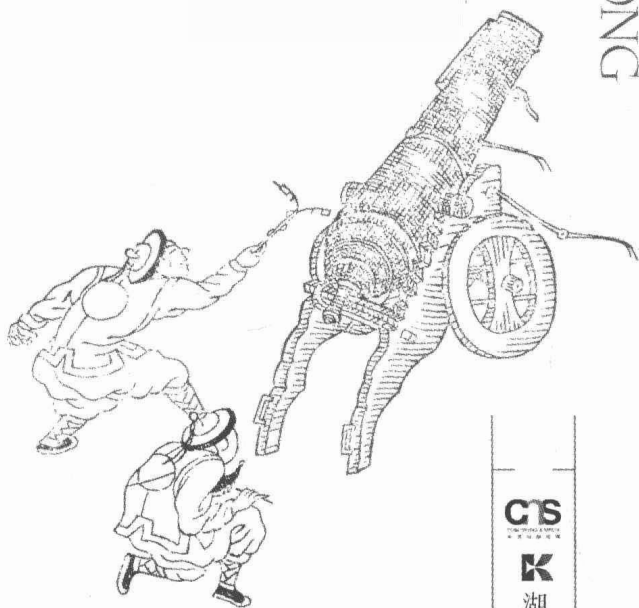


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國家重點出版物中長期規劃項目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項目

二〇一——二〇二〇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項目



圖書在版編目 (C I P) 數據

明清稀見兵書四種 / 趙士楨等撰, 鄭誠整理.

— 長沙 : 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2018. 7

中國科技典籍選刊. (第三輯)

ISBN 978-7-5357-9729-2

I. ①明… II. ①趙… ②鄭… III. ①兵法—中國—明清時代

IV. ①E892.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7) 第 045510 號

中國科技典籍選刊 (第三輯)

MingQing XiJian BingShu SiZhong

明清稀見兵書四種

撰 者: [明] 趙士楨等

整 理: 鄭 誠

責任編輯: 楊 林

出版發行: 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社 址: 長沙市湘雅路 276 號

<http://www.hnstp.com>

郵購聯係: 本社直銷科 0731-84375808

印 刷: 長沙鴻和印務有限公司

(印裝質量問題請直接與本廠聯係)

廠 址: 長沙市望城區金山橋街道

郵 編: 410200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開 本: 787mm×1096mm 1/16

印 張: 52

字 數: 1450000

書 號: ISBN 978-7-5357-9729-2

套 價: 198.00 元 (上、下)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國科技典籍選刊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組織整理

叢書主編 張柏春 孫顯斌

編輯辦公室 孫顯斌 高峰 程占京

學術委員會 (按中文姓名拼音爲序)

陳紅彥 (國家圖書館)

馮立昇 (清華大學圖書館)

郭書春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韓健平 (中國科學院大學)

韓琦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黃顯功 (上海圖書館)

雷恩 (Jurgen Renn 德國馬克斯普朗克學會科學史研究所)

李雲 (北京大學圖書館)

林力娜 (Karine Chemla 法國國家科研中心)

劉薈 (清華大學圖書館)

羅桂環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羅琳 (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

潘吉星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田森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徐鳳先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曾雄生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鄒大海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中國科技典籍選刊》總序

我國有浩繁的科學技術文獻，整理這些文獻是科技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礎工作。竺可楨、李儼、錢寶琮、劉仙洲、錢臨照等我國科技史事業開拓者就是從解讀和整理科技文獻開始的。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科技史研究在我國開始建制化，相關文獻整理工作有了突破性進展，涌現出許多作品，如胡道靜的力作《夢溪筆談校證》。

改革開放以來，科技文獻的整理再次受到學術界和出版界的重視，這方面的出版物呈現系列化趨勢。巴蜀書社出版《中華文化要籍導讀叢書》（簡稱《導讀叢書》），如聞人軍的《考工記導讀》、傅維康的《黃帝內經導讀》、繆啓愉的《齊民要術導讀》、胡道靜的《夢溪筆談導讀》及潘吉星的《天工開物導讀》。上海古籍出版社與科技史專家合作，為一些科技文獻作注釋并譯成白話文，刊出《中國古代科技名著譯注叢書》（簡稱《譯注叢書》），包括程貞一和聞人軍的《周髀算經譯注》、聞人軍的《考工記譯注》、郭書春的《九章算術譯注》、繆啓愉的《東魯王氏農書譯注》、陸敬嚴和錢學英的《新儀象法要譯注》、潘吉星的《天工開物譯注》、李迪的《康熙幾暇格物編譯注》等。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組織上百位專家選擇并整理中國古代主要科技文獻，編成共約四千萬字的《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彙》（簡稱《通彙》）。它共影印五百四十一種書，分為綜合、數學、天文、物理、化學、地學、生物、農學、醫學、技術、索引等共十一卷（五十冊），分別由林文照、郭書春、薄樹人、戴念祖、郭正誼、唐錫仁、苟翠華、范楚玉、余瀛鰲、華覺明等科技史專家主編。編者為每種古文獻都撰寫了「提要」，概述文獻的作者、主要內容與版本等方面。自一九九三年起，《通彙》由河南教育出版社（今大象出版社）陸續出版，受到國內外中國科技史研究者的歡迎。近些年來，國家立項支持《中華大典》數學典、天文典、理化典、生物典、農業典等類書性質的系列科技文獻整理工作。類書體例容易割裂原著的語境，這對史學研究來說多少有些遺憾。

總的來看，我國學者的工作以校勘、注釋、白話翻譯為主，也研究文獻的作者、版本和科技內容。例如，潘吉星將《天工開物校注及研究》分為上篇（研究）和下篇（校注），其中上篇包括時代背景，作者事跡，書的內容、刊行、版本、歷史地位和國際影響等方面。

《導讀叢書》、《譯注叢書》和《通彙》等為讀者提供了便于利用的經典文獻校注本和研究成果，也為科技史知識的傳播做出了重要貢獻。不過，可能由於整理目標與出版成本等方面的限制，這些整理成果不同程度地留下了文獻版本方面的缺憾。《導讀叢書》、《譯注叢書》和其他校注本基本上不提供保持原著全貌的高清影印本，並且錄文時將繁體字改為簡體字，改變版式，還存在截圖、拼圖、換圖中漢字等現象。《通彙》的編者們儘量選用文獻的善本，但《通彙》的影印質量尚需提高。

歐美學者在整理和研究科技文獻方面起步早於我國。他們整理的經典文獻為科技史的各種專題與綜合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有些科技文獻整理工作被列為國家工程。例如，萊布尼茲（G. W. Leibniz）的手稿與論著的整理工作於一九〇七年在普魯士科學院與法國科學院聯合支持下展開，文獻內容包括數學、自然科學、技術、醫學、人文與社會科學，萊布尼茲所用語言有拉丁語、法語和其他語種。該項目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失去法國科學院的支持，但在普魯士科學院支持下繼續實施。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項目得到東德政府和西德政府的資助。迄今，這個跨世紀工程已經完成了五十五卷文獻的整理和出版，預計到二〇五五年全部結束。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國際合作促進了中文科技文獻的整理與研究。我國科技史專家與國外同行發揮各自的優勢，合作整理與研究《九章算術》、《黃帝內經素問》等文獻，並嘗試了新的方法。郭書春分別與法國科研中心林力娜（Karine Chemla）、美國紐約市立大學道本周（Joseph W. Dauben）和徐義保合作，先後校注成中法對照本《九章算術》（*Nine Chapters on the Art of Mathematics*，二〇一四）。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與馬普學會科學史研究所的學者合作校注《遠西奇器圖說錄最》，在提供高清影印本的同時，還刊出了相關研究專著《傳播與會通》。

按照傳統的說法，誰占有資料，誰就有學問，我國許多圖書館和檔案館都重「收藏」輕「服務」。在全球化與信息化的時代，國際科技史學者們越來越重視建設文獻平臺，整理、研究、出版與共享寶貴的科技文獻資源。德國馬普學會（Max Planck Gesellschaft）的科技史專家們提出「開放獲取」經典科技文獻整理計劃，以「文獻研究＋原始文獻」的模式整理出版重要典籍。編者盡力選擇稀見的手稿和經典文獻的善本，向讀者提供展現原著面貌的複製本和帶有校注的印刷體轉錄本，甚至還有與原著對應編排的英語譯文。同時，編者為每種典籍撰寫導言或獨立的學術專著，包含原著的內容分析、作者生平、成書與境及參考文獻等。

任何文獻校注都有不足，甚至引起對某些內容解讀的爭議。真正的史學研究者不會全盤輕信已有的校注本，而是要親自解讀原始文獻，希望看到完整的文獻原貌，並試圖發掘任何細節的學術價值。與國際同行的精品工作相比，我國的科技文獻整理與出版工作還可以精益求精，比如從所選版本截取局部圖文，甚至對所截取的内容加以「改善」，這種做法使文獻整理與研究的質量打了折扣。

實際上，科技文獻的整理和研究是一項難度較大的基礎工作，對整理者的學術功底要求較高。他們須在文字解讀方面下足夠的功夫，並且準確地辨析文本的科學技術內涵，瞭解文獻形成的歷史與境。顯然，文獻整理與學術研究相互支撐，研究決定着整理的質量。隨着研究的深入，整理的質量自然不斷完善。整理跨文化的文獻，最好藉助國際合作的優勢。如果翻譯成英文，還須解決語言轉換的難題，

找到合適的以英語為母語的合作者。

在我國，科技文獻整理、研究與出版明顯滯後於其他歷史文獻，這與我國古代悠久燦爛的科技文明傳統不相稱。相對龐大的傳統科技遺產而言，已經系統整理的科技文獻不過是冰山一角。比如《通彙》中的絕大部分文獻尚無校勘與注釋的整理成果，以往的校注工作中集中在幾十種文獻，並且沒有配套影印高清晰的原著善本，有些整理工作存在重複或雷同的現象。近年來，國家新聞出版電總局加大支持古籍整理和出版的力度，鼓勵科技文獻的整理工作。學者和出版家應該通力合作，借鑒國際上的經驗，高質量地推進科技文獻的整理與出版工作。

鑒於學術研究與文化傳承的需要，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策劃整理中國古代的經典科技文獻，並與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合作出版，向學界奉獻《中國科技典籍選刊》。非常榮幸這一工作得到圖書館界同仁的支持和肯定，他們的慷慨支持使我們倍受鼓舞。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清華大學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早稻田大學圖書館、韓國首爾大學奎章閣圖書館等都對『選刊』工作給予了鼎力支持，尤其是國家圖書館陳紅彥主任、上海圖書館黃顯功主任、清華大學圖書館馮立昇先生和劉薔女士以及北京大學圖書館李雲主任還慨允擔任本叢書學術委員會委員。我們有理由相信有科技史、古典文獻與圖書館學界的通力合作，《中國科技典籍選刊》一定能結出碩果。這項工作以科技史學術研究為基礎，選擇存世善本進行高清影印和錄文，加以標點、校勘和注釋，排版採用圖像與錄文、校釋文字對照的方式，便於閱讀與研究。另外，在書前撰寫學術性導言，供研究者和讀者參考。受我們學識與客觀條件所限，《中國科技典籍選刊》還有諸多缺憾，甚至存在謬誤，敬請方家不吝賜教。

我們相信，隨着學術研究和文獻出版工作的不斷進步，一定會有更多高水平的科技文獻整理成果問世。

張柏春 孫顯斌

於中關村中國科學院基礎園區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中國科技典籍選刊

第三輯

◎治曆緣起

◎明清稀見兵書四種

◎天工開物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廣要

◎ 責任編輯／楊 林
◎ 裝幀設計／謝 穎
◎ 封面題字／黃海雁

目錄

前言	〇〇一
神器譜	〇〇五
利器解	五三五
城書	五九三
鐵模圖說	七一三
演砲圖說	

前言

《明清稀見兵書四種》選取《神器譜》《利器解》《城書》《鐵模圖說》等書影印、整理，旨在傳播珍貴史料，展現多樣的軍事技術文獻，為學界提供研究資料。各種作品均有整理說明，本文僅作一簡略綜述。

明代後期，特別是萬曆至崇禎年間，編纂、出版兵書蔚然成風，不乏討論火器技術的著作。《神器譜》《利器解》《城書》，均在一六〇〇年前後刊行，與萬曆朝鮮戰爭、明蒙對峙、播州之役密切相關。清代前期，特別是乾隆年間，明末兵書則多遭禁燬，除了少量官書，幾乎沒有介紹火器技術的新作刊行。嘉慶以降，風氣漸開。道光年間，第一次鴉片戰爭推動了新式火器的研發，《鐵模圖說》與《演砲圖說》便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西方軍事刺激下的產物。

十六世紀前葉，以佛郎機（提心式後裝砲）與鳥銃（火繩槍）為代表的歐式火器傳入明朝，本土大量仿造，裝備軍隊。十六世紀末，鳥銃已是明軍最先進的單兵火器，不過使用者仍以東南沿海部隊（如所謂浙兵）為主。《神器譜》（一五九八—一六〇三）的作者樂清趙士楨時任內閣中書，初因愛好射擊，研究火繩槍。萬曆二十年，日軍侵略朝鮮，明軍隨即赴援，戰事延續六年之久。趙士楨屢次上疏，建言推廣新式火器，升級明軍裝備，對日軍鳥銃（日式火繩槍），繼而進獻圖說及自製槍械。趙士楨的軍事改革計劃未能實現，由其奏疏、圖說等著述組成的《神器譜》系列作品，則成為明清時期最重要的火器專著之一。《神器譜》詳細介紹土耳其式火繩槍（嚙蜜銃），也是中外交流史上的珍貴資料。《神器譜》明刻兩種，皆在萬曆年間刊行。初刻包括《神器譜》、《續神器譜》、《神器譜或問》以及《神器譜》三編。重編本就以上四種單行本略加增刪，釐為五卷。目前學界使用《神器譜》，多根據《玄覽堂叢書》影印本（一九四一），或十九世紀初日本翻刻之五卷本。《玄覽堂叢書》影印萬曆初刻本《神器譜》、舊抄本《神器譜或問》及《神器譜》三編，闕少《續神器譜》，非初刻全貌。本次整理出版《神器譜》，首次影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萬曆初刻足本，包括《神器譜》、《續神器譜》、《神器譜或問》、《神器譜》三編，逐葉對照錄文。附錄日本公文書館藏明刊重編五卷本全書書影、兩種明刻《神器譜》篇目對照表、和刻本序跋，趙士楨的另一重要著作《東事剩言》以及《彈劾兵部尚書石星疏》。

《利器解》(一六〇〇)分爲圖說、總解兩部分，以蒙古騎兵爲主要假想敵，從裝備、組織、訓練、戰法等方面，設計了一支三千人的火器部隊。編者三原溫氏兄弟，溫純官居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編時任西安前衛指揮僉事，二人留心邊防，關注火器。陝西武官朱騰擢爲該書提供部分素材。《利器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當時北方邊鎮，特別是陝西、宣府一帶明軍的裝備與戰法。常規火器，仍以短小的輕型火炮（如威遠砲）與火門槍（如銃棍）爲主。發射藥多用粉狀火藥，顆粒火藥雖亦應用，尚非「尋常藥」。火繩槍相對罕見，且未標準化。比較威繼光《紀效新書》、趙士楨《神器譜》這類具有東南沿海知識背景、推崇火繩槍的著作，《利器解》的地域特點更顯突出。《利器解》明代凡三刻，十九世紀初有日本翻刻本。傳世明刻僅存二部。今首次影印日本公文書館藏明刻本，整理錄文，附錄相關序跋。

《城書》(一五九九)是輯錄性質的守城指南，主要根據十六世紀後葉多種兵書摘錄彙編。作者泰和郭子章，時任貴州巡撫，參與播州之役，熟悉地方軍政事務。郭子章編纂是書，重在實用，力圖曉暢易懂，供守城者參考。相比聚焦武器裝備的《神器譜》與《利器解》，《城書》或許更能反映內地城市防禦的實態——普通城池的軍事力量十分有限，憑城固守，需盡量發揮統籌組織與常規技術的效力。《城書》至少有五種明代刻本，又爲《武備志》等大型兵書摘錄引用，影響較大，在同類著作中具有代表性。原書初刻爲四卷本，後經刪潤爲一卷本。本書所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城書》清抄本，是四卷本系統已知唯一傳本，首次影印、整理，附錄彙集多種刻本序文。

《神器譜》《利器解》《城書》三書，作者生當同時，頗有交集。萬曆三十年五月十七日，左都御史溫純奉敕前往宣武門外西城下，參照《神器譜》，親自檢驗趙士楨所獻新式武器，對其性能大爲讚賞（參見《神器譜》三所收蕭大亨《恭請造用歸一疏》）。溫氏《利器解》嚙蜜鳥銃條注明「此中書趙士楨得之朵思麻而潤色之者」。趙士楨《防虜車銃議》相應提及「比者都御史溫純著有《利器圖解》」（《神器譜》三編）。萬曆二十八年，溫純將新刻《利器解》寄與貴州巡撫郭子章，又派遣軍官入黔，傳授火器技藝。萬曆三十年，郭子章於貴州翻刻《利器解》。萬曆四十三年，郭子章又在吉安重刊《城書》與《利器解》，二書一守一攻，相輔爲用（《郭公青螺年譜》）。

十七世紀二十年代，中國火器歐化進入新階段。明清戰爭之際，歐式前裝火炮（西洋大砲或紅夷大砲）發揮重要作用，遂爲交戰各方大力仿造。直到十九世紀前葉，清軍常規火器仍以紅衣砲（即紅夷砲）和鳥銃（火繩槍）爲主，製造、操作技術，大體仍處於十七世紀的水平。鴉片戰爭爆發後，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嘉興縣丞、長洲龔振麟奉調寧波軍營，改造砲車砲架。道光二十一年冬，龔振麟主持鎮海砲局，發明鐵模鑄砲法。二十二年著成《鐵模圖說》與《演砲圖說》，一爲製造，一爲操作，旨在指導改進鑄砲工藝，規範砲兵訓練，提升戰鬥力。龔振麟是洋務運動之前，發掘傳統技術潛力，仿造歐式火炮的代表性人物。面對工業革命時代西方武器裝備的迅猛發展，手工藝層面的技術革新終有其無法超越的限度。依靠本土傳統技術，仿造新式火器的技術路線亦走向終結。魏源《海國圖志》百卷本（一八五二）收錄《鐵模圖說》，有所刪節，非原書面貌。《演砲圖說》未嘗重刻，傳本罕見。本書選取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鐵模圖說》《演砲圖說》道光刻本，首次影印、整理，附錄鐵模鑄砲相關檔案資料。

《明清稀見兵書四種》的整理出版有幸得到各方大力支持。承蒙北京大學圖書館（《神器譜》初刻本）、日本公文書館（《神器譜》明

刻五卷本、《利器解》明刻本、東洋文庫（《東事剩言》明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城書》清抄本，《鐵模圖說》《演砲圖說》清刻本）提供全書書影。上海圖書館（《神器譜》初刻本）、中國國家博物館（《鐵模圖說》清刻本）提供書影零葉配補。孫顯斌先生統籌書影複製事宜。黃榮光女士襄助聯絡東洋文庫。楊林先生精心編輯。版本調查階段，韓琦先生惠賜《利器解》書影。統此致謝。

十六世紀中葉至十九世紀中葉三百年間，大凡介紹火器技術的兵書，或多或少，無不具有域外知識印記。十七世紀前葉，隨着歐式火砲的引進，首次出現編譯性質的西法兵書。《中國科技典籍選刊》第四輯計劃推出《明清之際西法軍事技術文獻選輯》，集中收錄此類著作，選取《祝融佐理》《西法神機》《西洋火攻神器說》《火攻擊要》等若干種，採用目前可得之最佳版本，影印、整理出版，與《明清稀見兵書四種》相輔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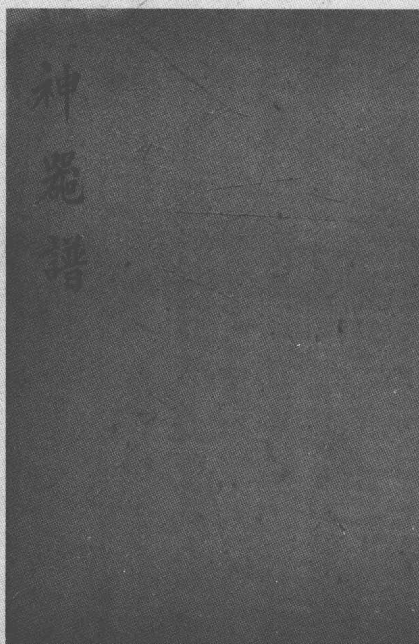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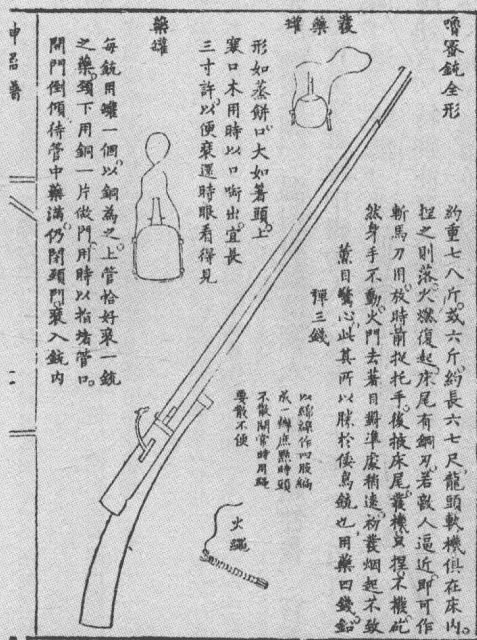
鄭 誠

二〇一八年一月八日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本書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萬曆刻本影印。原書高三〇一毫米，寬一九九毫米。半葉版框高二二六毫米，寬一七〇毫米。

神器譜



整理說明

《神器譜》，明趙士楨撰。趙士楨（一五五三—約一六〇五），字常吉，號後湖，温州府樂清縣人。祖父趙性魯，官至大理寺少卿。士楨因書法受明神宗賞識，初以布衣供奉內廷，萬曆六年授鴻臚寺主簿，歷官至文華殿中書舍人。萬曆二十年（一五九二），豐臣秀吉發兵入侵朝鮮，明朝派兵馳援，時戰時和，直到二十六年末，日軍完全撤退。這一時期，東征禦倭成為朝野輿論焦點。侵略日軍大量使用『倭銃』（日式火繩槍），給明軍造成很大威脅。趙士楨熱心兵事，屢次上疏建言，特別注意火器技術，萬曆二十五年提議裝備『嚕蜜番銃』（土耳其式火繩槍）等新式火器對抗倭銃。萬曆二十六年五月，進獻嚕蜜銃、西洋銃等火器圖式、樣品，請旨廣為製造，同時在北京刊刻了最初的《神器譜》。

廣義的《神器譜》，乃是萬曆二十六年至三十一年（一五九八—一六〇三），趙士楨奏疏、雜著彙編的總稱，圖文並茂，是有關十六世紀末中國火器技術，特別是火繩槍技術的重要文獻。該書明代凡兩刻。初為單行本，趙氏手書上版，先後刻成《神器譜》（一五九八）、《續神器譜》（一五九九）、《神器譜或問》（一五九九）、《神器譜》（實即第三編，一六〇二）四種，皆不分卷〔一〕。稍後有重編五卷本，統題作《神器譜》，大體涵蓋初刻四種，圖文略有修訂，新增萬曆三十、三十一年若干篇什。五卷本與初刻本版式行款相同，半葉九行，行十八字，白口，單白魚尾，四周單邊，依然使用初刻本部分版片，僅挖改版心。

現存明刻本六部，計初刻本四部、五卷本二部。『國家圖書館』（臺北）藏《神器譜》初刻本，《神器譜或問》、《神器譜》（三編）鈔本，凡三種三冊。這套刻本與抄本配補、且闕少《續神器譜》的本子曾經《玄覽堂叢書》（一九四一）影印，後數次重印，流傳較廣，惜

〔一〕《神器譜》（三編）收錄恭進神器疏、兵部都察院題覆疏、防虜車銃議、銃圖、車圖、倭情屯田議、中國朝鮮日本形勢圖略。嘉慶間吳省蘭輯《藝海珠塵》叢書重刻此本，改題作《備邊屯田車銃議》、《車銃圖》、《倭情屯田議》三種，文字有刪改。

非原書全貌。上海圖書館藏初刻本（線善七九〇九二——二三），鈐有『右史趙士楨氏圖書印』朱文長方印，似屬趙士楨自藏〔二〕，存全四種三冊，缺葉較多〔三〕。貴州省圖書館藏《神器譜》、《續神器譜》、《神器譜或問》刻本，合訂一冊〔四〕，有待目驗。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初刻本（SB379.91/4944），四種四冊，有少量缺葉〔四〕；其中《神器譜》係增修後印本，『神器襍說』篇凡三十五條，較早期印本（《玄覽堂叢書》影印本）增刻四條〔五〕。

明代重刻五卷本，國內似已失傳。日本公文書館（內閣文庫子16-12），御茶水圖書館成實堂文庫各藏一部〔六〕。較之初刻本，五卷本多黃建衷序（萬曆二十七年八月），原本似為《神器譜或問》所作。正文部分，除插圖、措辭間有改易，全書最末增《神器銘》，又多出奏疏及揭帖五篇、原銃下、『合機銃圖』並叙，俱作於萬曆三十年十月至三十一年四月之間。不過五卷本並未入收初刻《神器譜》（三編）內『倭情屯田議』、『中國朝鮮日本形勢圖略』二篇。五卷本卷三『說銃』，彙編初刻《神器譜》、《續神器譜》二書之『神器襍說』，再行新增九條〔七〕；卷五『或問』，收錄初刻《神器譜或問》全部四十四條，新增十一條。

文化五年（一八〇八），經清水正德校勘訓點，日本書坊翻刻《神器譜》五卷本〔八〕，冠以清水正德《刻神器譜序》（文化四年十二月），書後附池田寬藏跋（文化五年春）。和刻本翻刻相當忠實，魯魚甚少，却將『趙士楨』誤刊作『趙士楨』，導致後世著錄，往往以訛傳訛。此外，公文書館藏明刻五卷本闕第三卷第四十九葉（按書前目錄，應為『鑄造鳥銃器具圖』及『鑄銃圖』），和刻本也未能刻入

〔一〕另有『臣、士楨』朱文方印、『士楨』朱文長印、『祕書（郎）』（白文方印）、『江都秦更年曼青之印』（白文方印）、『石藥簪藏書印』（朱文長印）、『曾在秦壘閣處』（朱文長印）等印鑑。

〔二〕上圖藏初刻本《續神器譜》闕王同軌序，《神器譜或問》闕劉世學序，《神器譜》（三編）闕『恭進神器疏』、『兵部都察院題覆疏』。

〔三〕陳琳主編《貴州省古籍聯合目錄》，貴州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第三四三頁。

〔四〕北大藏初刻本《神器譜》闕王延世序首半葉（一a），《續神器譜》闕王同軌序半葉（二b），《神器譜》（三編）闕『中國朝鮮日本形勢圖略』末半葉（四b）。

〔五〕臺北藏本（《玄覽堂叢書》影印）作『神器襍說三十一條』，正文相應闕少北大本前四條（前二葉）。其中第一、二、四條又見於明刻五卷本《神器譜》卷四『說銃』，第三條『鳥銃官司造時』云云，他本未見。

〔六〕嚴紹巖編著《日藏漢籍善本書錄》中冊（北京：中華書局，二〇〇七），第八二〇頁。又，德富蘇峰成實堂舊藏《神器譜》明刻五卷本書影（卷二，一二b—一三a）『實藥裝彈圖』、『著火門藥圖』，參見《成實堂善本書影七十種》（民友社，一九三二年），影印收入《日藏珍稀中文古籍書影叢刊》第一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二〇一四年，第一六一頁。

〔七〕按，北大藏初刻本《神器譜·神器襍說》三十五條，《續神器譜·續神器譜襍說》三十二條。五卷本加以合併，重編次序，又將『續神器譜襍說』內製硝二條合一，但未收『神器襍說』內『鳥銃官司造時』、『藥鑿』二條，另增九條。五卷本改題作『說銃六十九條』，實計應為七十三條。

〔八〕和刻五卷本，半葉九行，行十八字，白口，線魚尾，四周雙邊，版心上方記書名，中記卷次、葉碼，下方刊『唐本翻刻』，卷首大題作『神器譜卷之』幾，次行署『明趙士楨著日本清水正德校』。參見《和刻本明清資料集》第六集，古典研究會，一九七四年影印本。